



揮師引滦

HUI SHI YIN LU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I253/58

揮師引滦

献给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的北京部队某部



书名题字：杨尚昆

挥师引滦

阎吾 沈清润等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73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3072·592

定 价：0.86元

序

秦基伟

《挥师引滦》这本报告文学集，由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题名，现在与读者见面了。这本书如实地描绘了北京部队驻津某师在完成引滦入津施工任务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事迹，生动地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军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很值得一读。

把位于冀东地区的滦河水引入天津，是国家为解决天津用水问题的一项规模宏大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对于天津市和华北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这一工程非常重视和关心。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到工地视察，并作重要指示。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动员全市各行各业投入了这场战斗。引滦入津工程的一项关键性任务，是在冀东景忠山下开凿一条目前我国最长的引水隧洞。北京部队某师与兄弟部队一起，以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度热忱，奋然请缨，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一年多来，他们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引滦指挥部的领导下，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胜利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程任务，创造了优质、高速、安全、节约的新纪录，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誉为“开创新局面的好榜样”。他们不仅把自己的艰苦劳动和心血凝结在为人民造福的引滦工程中，同时也把自己的崇高思想汇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库。

我两次到过施工现场，深为广大指战员为四化建设忘我拼搏的精神所感动。这本小册子所讴歌的，有曾驰骋疆场的老同志，也有入伍不久的新战士；有敢于攻关夺险的开路先锋，也有呕心沥血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名扬军内外的功臣模范，也有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的事迹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闪耀着共同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为民造福，为四化做贡献的崇高思想；知难而进、忘我拼搏的战斗意志；坚持改革、讲求实效的科学精神；公而忘私、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需要普遍提倡的。有了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来。

引滦入津施工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很有意义。既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军政、军民关系，同时也有利于锻炼部队，培养人才，保持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相信，在参加引滦工程的指战员们的精神鼓舞下，随着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向前发展，必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让引滦精神发扬光大！

愿指战员们振奋精神，奋勇前进！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为有源头活水来	阎 吾 吴克鲁 (1)
瞬间	李延国 (25)
群山的礼赞	沈清洞 (45)
士兵之心	陈伯和 (57)
钢铁战士	李久泉 (71)
宿愿	齐明昌 (87)
探家归来	颜廷奎 (100)
责任	沈 亦 (109)
征战者的脚步	刘秉荣 (118)
炊事班长的故事	张家埕 (132)
田连长的日日夜夜	陈伯和 于振学 (138)
一个普通的外科护士	马 奔 (153)
事业上的强者	李换运 (162)
战士的情怀	王 欣 (174)
将军的后代	刘 昕 (182)
一个共产党员的位置	陈伯和 张宪一 (195)
“铁营长”轶事	石必建 (207)
穿过大山的眼睛	叶 丛 (214)
走向源头	王建国 (224)
基石	王鹏举 (234)

为有源头活水来

——引滦工地纵横行

阎 吾 吴克鲁

春风吹拂着华北山野平原，千树泛绿，万枝吐翠。我们沿着生机盎然的引滦工地作了一次广泛的访问，想看看这个被誉为人间奇迹的工程是怎样诞生的。

在万里长城与滦河相交接的峡谷之中，一座巨大的潘家口水库已经基本建成。以往，滦河平均每年有四十多亿立米的水白白流入渤海，现在可以由这座总库容二十九亿多立方米的水库蓄存起来，听凭人的调遣，这就是引滦的源头。在这座水库下游三十公里处，一座提高输水水位、起调节作用的大黑汀水库也已初步完工。浩大的引滦入津和引滦入唐（山）两大工程，都从大黑汀水库的坝下开始。

引滦入津工程，全长二百三十四公里。控制整个工期的关键，是工程起点处一条目前全国最长的十二公里的引水隧洞。它从大黑汀水库大坝西南打进燕山，把最近处仅有一山之隔，却“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大水系沟通，使滦河水流到属于海河水系的滦河。

工程中段，对原有的一百零八公里长的滦河河道、于桥水库和川河河道进行整治和加固，使滦河河水源源流过。

工程的下游，要开挖六十四公里的明渠，接上在市郊埋设

的管道，把滦河水引到天津的水厂，送进海河两岸的千厂万户。

随着专家们的介绍，我们面前这个纵贯南北的工程，化作了一条头枕雄伟长城，尾落海河之滨的长龙。在地图上，潘家口水库的水域是弯弯曲曲地沿着峡谷向四处散开，真象龙头上飘动着的龙须寿眉；引水河渠上七十多道桥梁，五个泵站，七座水闸和十二条倒虹吸管，如同银龙身上披挂的金鳞铁甲；而沿线的于桥水库、尔王庄水库和水厂，好象巨龙佩带的翠玉明珠。我们好象见到滦河的活水由北而南，缓缓地将生命注入这条巨龙的身躯，它马上就要舒展身姿，吞饮燕山云雨，一洗天津缺水之愁了！

水的千秋功过

天津，本来是到处有水的。“津”字本身，字典上注明是“渡河的地方”。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五大支流汇集海河，穿过天津市东入渤海。守着这样一条大河，怎么会没水呢？

的确，自古以来，龙王爷对天津总是过于殷勤，历年水患不止。在天津某些街上行走，你只要稍加留心，就会注意到一些水淹的标记。我们在离天津日报社不远的人行道旁的墙上，看到镶嵌着一块专门烧制的蓝白相间的磁牌，上书：“民国二十八年八月最高洪水位。永久纪念标志。”磁牌高过行人头顶，可以想见当时“人或为鱼鳖”的情景。据有关资料记载，那次天津市百分之七、八十的地区水深一至二米，最深达四米左右，整整泡了两个多月。

这些年，守着海河，怎么会没水吃呢？原来，为了根治海

河，上游修建了许多水库，虽然水灾的威胁解除了，另一个矛盾却出现了。各水库使中上游的农业用水猛增，海河来水量大减。这里有个很说明问题的数字：1958年和1968年，上游产水同在90亿立方米，然而入海的水量却从五十一亿减到三亿多立方米。我们在来天津时，曾特意到流往海河的几条主要支流察看。跳下车来，与一般人的想象截然相反，这些河里已没有浩荡的洪波，没有宽阔的水面，只见河床蓑草铺底，几乎干涸断流，好象一条条巨龙干卧在泥滩里艰难地喘息。号称九河下梢的天津，上面的九河已基本断流。那么为什么不开发地下水呢？天津因为地下水开采过量，八二年全市区地面沉降超过一米的面积已达六十平方公里。这条路也走不得。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天津来水失去了源头。水，意味着什么？达尔文指明了生物的进化之路，追源溯流，人猿蛙鱼虫，最原始形态的生物，生命的细胞，都是在海洋中孕育的。水，实在是万物的乳汁，生命的源泉。我们曾在青海高原格尔木附近荒漠的戈壁滩上驻足，我们曾在距楼兰古国不远的丝绸古道上四望，那里除了砾石、风沙，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好象登上了月球。所以产生这种悲剧，就是因为那里没有水，没有涓滴之水。当你驱车快要进入敦煌的时候，突然小鸟在你面前的空中飞鸣，车上的人都惊喜起来。果然，沙漠绿洲出现了。近前一看，树丛中一弯清溪潺潺而来。有水，才有生命，有水，才有人类。

楼兰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通都大邑，繁盛一时，后来却在历史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以至它的所在地曾在很长时间里成了一个谜。它是怎样湮没的呢？据有关专家考证，由于上游来水河流改道，原来濒临城池的罗布泊失去了源头，水量日益减少，离城日远，楼兰城终因水源断绝而荒弃了。

水源是一个城市的动脉血管，一个水源没有可靠保证的城市，犹如颈项上的通灵宝玉这条命根子在别人手里攥着。西安、洛阳的古代水道，杭州城里的小桥流水，直至北京解放后开挖的京密引水渠，都是在引水为城市造福方面留下的脚印。然而这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工程，过去我国的大型引水工程都主要为了农业用水。自天津引滦工程始，在引水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它首次作为一个专供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大型工程，出现在华北土地上。

我们举步行走在天津的繁华街市，金钢桥下，过去能上溯到此的海水已被闸断，桥上的自行车、汽车和人流，却象海潮般涌来。地震后街头的临时建筑物已经全部拆除，低矮的旧楼与新建的高楼鳞次栉比，预示着一场新的经济起飞。天津，华北的门户，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重要的工业、交通、财贸中心，它一年要为国家创造二百多亿元财富，等于为每个中国人创造二十多元的价值；可是，因为缺水，许多工厂只得部分停机，压缩生产，好象一个身高膀圆的大汉，患有心脏供血严重不足的大病，举手抬足，皆受制掣。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要想发展，首先就要问你手中掌握有多少水。犹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建设可靠的水源，谈工业建设就只是一句空话。过去，水在天津只是作为害，白白地放走，排入大海；现在，是作为宝，想尽办法引和蓄。千年为害天津的龙王，今天要被牵来造福！

幽燕雄师壮河山

为了加快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打破以往由水电部负责的惯例，把这个工程交给天津来完成。

天津市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天津是向党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的，任务交给天津，不能按期通水，领导人辞职下台。有这样的积极性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引滦入津当然不会是用钝刀子来割肉了。

工程上马，首当其冲的就是那条长近十二公里的引水隧洞，这是控制工期的关键工程。隧洞不通，一切只能望水兴叹。要在如此急迫的时间里，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实在是颗难敲的硬核桃。谁来担此重任？

天津的领导首先想到的是解放军。哪次有事，不是子弟兵来排危解难？1963年洪水围困天津，1976年大地震，天津人民都亲眼见到人民军队与人民肝胆相照的忘我精神。

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天津驻军立即上阵，从内蒙、吉林、江西、天津等地，会聚在河北迁西县境。

我们曾经登上位于引水隧洞南侧的制高点景忠山，此山因建有景仰忠烈的“三忠祠”而得名。据县志记载，康熙皇帝到这里巡游，曾题“天下名山”的匾额。其实此山并不出名，今天，它才真正会因为山下的巨大工程而名传天下了。

绝顶临风，胸襟顿开。我们站在山巅上眺望，四周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盘，山、川、村、树，尽收眼底。这里是滦河与海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远望东北，大黑汀水库如一叶明镜镶嵌在燕山之中，隧洞的起点就在那里，它下游的滦河，如一缕风筝飘带，飘向东南；放目西南，是属于海河流域的滦河。隧洞的出口处就在那里。从大黑汀水库坝下起，担负施工的天津驻军和铁道兵两支部队的精兵强将的营房和帐篷，顺着隧洞的走向排列过来，真是二十里军帐相接，鼓角相闻，使人似乎看到在山峦深处展开的这场豪气冲天的大战。

在这古来兵家必争的幽燕之地，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雄壮的景象。如果时代的指针回返到四百多年前，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明代名将戚继光所带领的队伍。紧靠引水隧洞的北侧，就是他修建总兵府的重镇——三屯营。许多人只知道戚继光抗御倭寇的功绩，其实，他在这个地方镇守的时间达十六年之久，他在这里重修长城，又建立了一桩伟大的功业。我们今天参观的八达岭长城，主要就是那时重建的。明朝隆庆年前后，北方烽火不止，鞑靼骑兵屡次进犯，这里的总兵官因为无能御敌，十年间换了好几任，有的还被砍了头。为了加强这里的防卫，朝廷把抗倭功勋卓著的戚继光调到三屯营来镇守。三屯营北靠喜峰口，东连山海关，西通古北口、八达岭，自古以来就是个军事要地，多少雄壮的故事曾在这里演出。据史料记载，戚继光为了重整这里的防务，把他在浙江训练的精兵调到这里。这支军队开到三屯营城外之时，突然天降大雨，但是数千兵将在雨中伫立待命，竟无一人走动避雨。戚家军军威严整的声名立刻震动了四方。

而今，担负引滦隧洞施工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北京部队天津驻军八一年底开进施工地之时，记者曾亲眼见到过一幕更加动人的情景。那时天降大雪，空中万千玉龙飞舞，四野茫茫，周天寒彻。为了早日将滦河水引到天津，指战员们点起的开山炮，炸得冰飞雪散，向燕山正式宣战！我们眼前好象又看到古代“大雪满弓刀”的出征将士，又见到在草地篝火旁露营的红军队伍，又遇到在朝鲜战壕里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志愿军英雄。

我们在三屯营还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据说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时，筑起了坚固的城墙，气宇轩昂的帅府。完工

之后，请他的老母亲四周巡游了一番，然后问老人觉得怎么样？这位老人家沉吟半晌，只说了一句话：好是好，可惜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再好也带不走。看来这位母亲还不理解，儿子虽然终究要离开这里，但他所创造的业迹和为国为民掏尽心血的精神却会流传下来。不信吗？请看担负引滦隧洞施工的军队，连营盘都非铁打，而是由流动的帐篷和木板房组成，担负指挥的许多老干部明明知道干完这个工程就要离休退休，他们却表现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因为他们在这里开凿的这条地下长河，将会长久地留存在这里，为人民造福！人民子弟兵在引滦工地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正是民族优秀精华的继承，更是共产党人革命传统的发扬光大！

三板定乾坤

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头头不说话。的确，现在有些领导学会了一种领导方法，就是不表态。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成了躲避责任的一种绝招，这哪能不误了大事。然而，出现在引滦工地上的几位首脑人物，却在关键时刻敢于拍板。在驻津某部，我们就听说了阎军长三板定乾坤的事情。

天津驻军某部并不是一支施工部队，怎么会担任技术要求高、施工极为艰巨的隧洞开挖任务的呢？本来，天津市准备将任务全部交给铁道兵部队承包下来，可是阎军长代表军党委，在会议上拍案而起，主动求战。

天津市的主要领导同志，也不愧是有魄力、敢决断的人物。他们询问了北京部队负责同志的意见后，也毅然拍板定案，欢迎天津驻军参战！而当时许多人是捏了把汗，担心他们能否完成任务的。事情的发展已经证明，对天津来说，这是个

非常高明的决策。因为两支部队一起打隧洞，就有了一个相互间的竞赛和比较。革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双方既团结战斗，又都不甘落后。现在两支部队的领导人都说，这个任务单独交给任何一支部队，都不会有这样快的进度，这样好的质量。搞施工，也不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也可算是引滦施工中的一条经验了。

再说阎军长拍的第二板，那就是直接采用全断面开挖的一系列先进技术。

驻津某部上阵打隧洞，可谓一穷二白。一是穷，先遣部队开赴工地时，真是两手空空，别说开山机械，连挖土的锹、镐都是现从县里的商店买来，然后挖下开工的第一锹土。二是白，全师上下几乎没有人打过洞子，一切要从ABC学起。他们赶紧向上级要了一位技术干部杨承增处长担任总工程师。又从兄弟部队调来一些风枪手和其他技术骨干作为种子。在打洞方面，他们真象一张白纸，全看他们如何酝酿构思，落笔挥洒了。上阵之始，他们四面求援，八方拜师。铁道兵部队有打隧道的经验，他们就每天跑去看，连铺轨道、接道岔都是照葫芦画瓢干的。铁道兵部队也无保留地教，他们需要弯轨器，马上派人送来；要人指点，派个工程师过来帮忙。同时，他们又到紧挨着的、担负开挖引滦入唐隧洞的水电部五局去学习。但这时候他们发现难题了：水电部五局采用的是全断面开挖法，一次就把洞挖好，这样要采用光面爆破、喷锚支护等一系列新技术，看上去很复杂，好象还不安全，而且按进度看，似乎并不比铁道兵当时采用的开挖方法快。怎么办？徒弟犯愁了，军队和地方在这里的技术干部抱着两种意见，难于决定下来。

这时候，阎军长到工地来了。他是一员战将，不是一个工

程师，但他懂得一条，不会就去学，不懂就去问。他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的糊涂官。他跑到铁道兵的隧洞里一蹲半天，看是怎么干的，又来到引滦入唐（山）工地上水电部五局的隧洞里详细地询问了工程师和老师傅。比较是最好的老师，阎军长心中有底了。第二板坚定地拍下来了！全断面开挖！后来，我们采访了在第一线组织施工的指挥员，他是个坚定的“全断面派”，因为他在外地也早就参观过跨度更大的全断面开挖。我们问他，为什么在一开始都跟着铁道兵学习，在这么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却没有学呢？他笑了，也说了这样一个“秘密”，和铁道兵老大哥部队一起施工，如果所有的事都是人家怎样干，自己就怎样干，岂不要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吗？要想不落后，冲到前头去，就要尽可能多地采用新技术。原来如此！所以他们一听说哪里有新东西，就如闻幽兰之香，马上随之而来，这样一种闻“新”则喜的精神，难道不是值得一些遇上新技术先摇头的同志好好想一想吗？这对于我们如何学习世界先进技术，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阎军长拍的第三大板是强迫进洞、打开“龙口”和增加横河出口作业面，把兵力展开。

我们面前是引水隧洞的进口，也就是整个引水工程的“龙口”。这里正处在一面山坡上的强风化地段，石质 F 值近于 0。用手一刨，土石沙沙往下掉。眼前粗旷而古老的燕山，真象一只难于驯服的猛兽蹲伏在那里，谁敢在此动工？！按照以往的习惯，这样的地质不能直接打洞，需要将这里的土层来个大开膛，挖一道六十多米长的深沟，见到坚硬的岩石层后，再打洞口。真是“龙口”难开啊！

怎么办？这样大的土方量，就是全凭机械也起码要干三个

另，何况机械一时还来不了。大干、苦干，他们决不吝惜自己的汗水和体力，可许多事情，光有李逵的三板斧是不成的。军长的脑子在思考，为什么不能在这石质F值近于0的全风化岩上打洞？延安的窑洞不就是在黄土里抠出来的？难道这“龙口”就没法治？在全师干部会上，有些营长直摇头。军长的脾气上来了，他袖子一捋，嗓门也高了！没有困难，要我们共产党人、解放军干啥？没有先例，我们不能试试，开它个先例出来！军长拍板了：讲究科学，大胆试验，不准蛮干！军长的这一板拍得有点玄，因为八字还未见一撇呢。军长说，我只能给你们撑腰，出了问题我承当，可具体的碉堡还得你们去炸！

许多事情是形势逼出来的，鬼子不逼，冀中怎么会有地道战？听说，阎军长当年就是形势把他逼成了一位敌人闻之丧胆的武工队长。军长的要求使杨承增总工程师日夜开动着脑筋，他从以往对付石质破碎地层的“插筋法”想到现在的喷锚支护，终于设计出一种新的开挖方法来。他在指挥所住房后面的煤堆上做了个模拟试验，用铁丝代替钢筋，插进煤层，然后掏了个小洞。他把担负开“龙口”任务的营长孙道斌叫来了。孙营长一看，不大相信，说，那我在煤堆上跺三脚，要是洞不塌，我就照你的干！蹬、蹬、蹬三脚，留下三个深深的脚印，可洞完好无损。孙营长高兴极了，回去就带领同志们开始试验。不久，他们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打超前锚杆强迫进洞的方法，硬是把“龙口”打开了。水电部来工地检查的工作组，看了洞口，听完介绍，一位老工程师连声赞叹说：这是个创举！

是的，这个创举是技术干部和战斗在第一线的干部战士们创造出来的，但也不应该忘记阎军长拍的这一板。不要看轻了这一板的意义，在战争中，一个高级指挥员的决断，既可能造

成千百将士不必要的伤亡，也可能使部队以最小的代价夺得最光辉的胜利！

左副师长和他的虎将精兵

我们在工地上遇见了一支从天津来的工地服务队，是专为战士们补衣修鞋的。两位五十上下的老大姐告诉我们：“同志，战士的鞋和衣服破成那样，叫人看了心都疼啊！我们补了这些年衣服都没见过，有的鞋连帮都没了，有的底儿都穿了，这都是洞里的石头咬的呀。噯，叫人一边补，一边鼻子都发酸。连干部的衣服也破得叮零当啷的。干部的兜不是四个吗？我们都说，看看，当官的衣服都破得袖子裤腿儿成了片儿，人家在洞里该是咋样干呢！”

是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引滦隧洞工地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活生生的。它站在隧洞里没脚的泥泞中，它出现在塌方时张牙舞爪的危石下，它和严冬里深夜上班的战士一同踏雪进洞，它和每天等于推着斗车参加一次四十多公里马拉松赛的战士一起大步奔跑。它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力。

在驻津某部采访，我们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情况。当负责具体施工组织指挥的副师长左尔文脱下安全帽擦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留着花白的短寸头。当时我们并没太留意，可等采访到打开“龙口”的孙道斌、创造全线日进尺最高纪录的杜克明这几员虎将时，才发现他们全是一色和尚头。我们问已经提升为团参谋长的孙道斌，是不是上级有规定要剃光头？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半寸长的头发说，也没谁规定，这样干活利索，再说要是负了伤，不更好处理嘛。我们一听都笑了，但带着一种敬意。因为我们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见到的正是他们这